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_臣張姚成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王彛憲

校對官中書_臣王 瑣

謄錄監生_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
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

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唯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
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
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

以上
語類

四
條

規矩方員之至章

問規矩方員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
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
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

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豪之不盡故
為人倫之至

語類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
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
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

金瓶梅詞話卷二十一
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已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
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
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

語類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語類

天下有道章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
亦是理當如此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以上

語類
三條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荅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

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以上語類二條

居下位章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

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
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
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
始得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
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
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

以上語
類二條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柳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

不倚也

語類

問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辟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為此而出也曰是

答吳伯豐
○文集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惺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

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

聚斂之徒也

語類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
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耳衆人則以
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
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

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語類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
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
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
也

語類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
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

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
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
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
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
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
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
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

效者也

語類

仁之實章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然曾入
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
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
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
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
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
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

采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
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
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
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
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
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

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日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

否曰然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
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
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
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
賢說話各有指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
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

曰太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痛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

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
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
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
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湏是知得這二者使
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湏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

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
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閒
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
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序詳
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
地滔滔流將去

以上語
類七條

問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他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曰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荅石子重文集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

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

以上語類二條

離婁下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

只是惠

語類

乘輿濟人之說與某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為仁人君子豪釐之差耳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為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

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

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荅何叔京文集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

燕近之

○荅何叔京文集

非禮之禮章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為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盖有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荅何叔京
○文集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

語類

人有不為也章

問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狷者有所不為不為之言則同不為之意似有別矣竊疑狷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為者而不為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狷者之所以不為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曰狷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

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

○荅詹尚賓文集

仲尼不為已甚章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耳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

語類

大人者章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

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
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
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
知覺底純一無偽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
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
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
有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

耳以上語
類二條

養生者章

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語類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

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

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

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
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
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
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
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
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
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
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

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
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
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
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
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
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
面節次自是如此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一節曰大要

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
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
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
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
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
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著他源頭且
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
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

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源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源頭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閒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

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

般言語

以上語類五條

博學而詳說之章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

得為約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
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
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
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
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
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
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

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

是守之以約也

以上語
類二條

問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
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於約
其先固守於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
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曰未博
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

要之言也

答吳伯豐
文集

以善服人章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
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
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
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

答張敬之
○文集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
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
皆是不實湏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語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

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

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唯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豪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

是不得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

以上語類六條

問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

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曰已字只作本

字為佳

荅吳伯豐
○文集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
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

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

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以上語
類二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荅吳
伯豐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

意

答吳伯豐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答吳伯豐

李公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
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
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
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

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隱之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耳趙岐釋之曰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貪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曰望道而未之見而與如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

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

讀余隱之尊孟辨以上文集四條

王者之迹熄章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

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語類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

也語類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
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唯惻隱羞惡
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
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

箇迹字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
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
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
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
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
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
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
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

其所無事方是人知得自然底從而順他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
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
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又問南軒說
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
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既
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極本窮原之理莫
因發以見其原曰然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

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
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汎說起
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
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
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
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
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為禹只此自可見故
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

何可推歷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
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
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
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
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
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
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

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

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

以上語類七條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事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

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
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
而始以是荅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
失也

荅何叔京
○文集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
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
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

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

安得不勇

以上語類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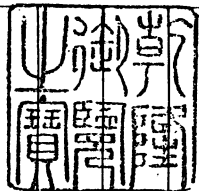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

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其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

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
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
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
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
娶盖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
也甚矣

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一